

法制教育小丛书

律师的良心

黎瑛 秦奋 著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0年·哈尔滨

才使我国的司法工作逐步向着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漏掉一个坏人的理想境地迈进。

当然，从本书激动人心的故事情节中，您还会受到我们政法战线上这些真实人物的高贵品格和先进事迹的感染。侦查员的机智勇敢；检察官的刚直不阿；法官的执法如山；律师的坚持真理、仗义执言；管教员的呕心沥血、精心育人——这一切都将激励您为社会主义的美好理想而努力奋斗。

从本书中您还可以看出，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人非草木，思想复杂。矛盾是多种多样的；犯罪是千奇百怪的。本书篇幅所限，实难反映生活中光怪陆离的各个侧面；也不能把各种类型的案例全部奉献给读者。只能就我们认为精采而又典型的案例，加上我们的“随笔”和“札记”，帮助您了解些有关的法律知识，并和您一起共同探讨社会主义的道德标准。总之，相信您读本书时，能在轻松中获得知识，受到教益。我们也相信，只要您能将本书读上一页，就会一口气将本书读完，那么，我们出版本书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本书中有的篇章是在已发表的杂志中选出的，有的做了些改动，因时间紧迫，来不及与作者联系，敬请原谅。

编 者

1990年7月

书 目 表



X



律师的良心

黎 瑛 秦 奋 著

责任编辑：曲子玮

封面设计：孙少江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哈尔滨市道里区九站街1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 × 1092毫米 1/32·印张 5.5·字数 106 千

1990年12月第1版·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150

ISBN 7—5316—1255—0/I·46 定价：2.25 元

编 者 的 话

亲爱的朋友，我们共同呼吸着共和国民主与法制的自由空气；共同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春雨，一句话：共同生活在充满理想和希望的幸福之中。但我不知道，您，还有您的亲朋好友，是否曾和法律打过交道呢？是否曾被生活中的不平所困扰呢？也许有人为邻里的纠纷而气恼；也许有人为单位里的坏人而心焦；也许你会突然受到诽谤；也许无意中你会遭到别人的谩骂。当然，更有甚者，你会遇到夫妻的感情问题；儿女的道德问题；财产的继承问题；伙伴间的经济问题；坏人对你的诬陷问题。……总之，随着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大家都会遇到程度不同的这样那样的法律问题。

本书就是要告诉您，遇到问题应该怎样处理；怎样适当地使用法律的武器；应该按怎样的程序来行使你的诉讼权利；诉讼中遇到困难时应怎样按法律程序去克服；怎样平反冤案。总之，本书可以教会您怎样打官司，怎样使用法律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本书还会让您了解我国严密的司法制度，公、检、法、司各机关之间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关系。正是这种关系，

目 录

律师的良心·····	1
奉献延伸出的轨迹·····	21
谎言，在这里败北·····	45
险些被淹没了的内幕·····	67
一个未扭曲的情节·····	84
争端，在千里之外平息·····	108
心灵在恫吓中闪光·····	139
雄辩，一缕慰藉之光·····	157

律师的良心

孙毓珮律师在市人大代表会上听说，她三十年前为其出庭辩护的当事人李庆霞还活着，心里产生了一种渴望。她非常想看看这个影响自己一生命运的人，也不知是为了渲泄自己内心的痛苦，还是为了找回自己逝去的青春。

第二天，她匆匆地吃过早饭，就乘公共汽车赶往海子区。一夜的雨把天空洗得格外的蓝，空气也十分湿润清爽。路旁花坛，街心公园以及五颜六色服饰的行人的脚步，都使孙毓珮感觉着这在动荡劫难以后，民族中兴的足音，此时她的心情异常兴奋。

下了公共汽车，她就径直奔向了中街。走着、走着，她的目光在170号的号牌上滞住了。她沉思了一下，然后轻轻地叩了几下门，一会儿，听到里面门的响声，然后，传出一声老人颤微微的声音：“谁呀？”“是李庆霞家吗？”孙毓珮在寻找着这声音和出庭时李庆霞声音的相同之处，可是丝毫没有相同点。随着“是的”声音过后，门开了，站在孙毓珮眼前的人令她吃惊。那满头的银丝在微风中飘动，一张布满皱纹的褐色脸庞上，有一双混浊的眼睛在愣愣地看着来人，

她上身穿着深蓝色的对襟长褂子，下身穿一条很肥的黑色裤子，脚上穿着敞口布鞋，手里拄着一个拐杖。孙毓珮盯着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嘴唇翕动了几下，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

两人相视了一会儿，还是孙毓珮先开口了：“你还记得孙毓珮吗？”听到“孙毓珮”三个字，李庆霞混浊的眸子里闪出一种奇异的光，这目光里仿佛浸透着强烈的渴望，异常的喜悦，瞬间，流出了断线珠子似的老泪。看样子，她已猜出站在面前的是谁了。只见她踉跄地挪动了几步，一把抓住了孙毓珮的胳膊，嘴唇抽搐着，一个劲地上下打量着，好象要从孙毓珮的身上寻找到什么似的。语言在此时已变得苍白无力，还有什么能表达此时两个人的心情呢？就这样，李庆霞看了足有3分钟，而后她象想起了什么似的，忙不迭地说：“快进屋，快进屋”。李庆霞在让进屋里的过程中，一直攥住孙毓珮的手，生怕丢了似的。这是一间简陋的屋子，一张床、一个桌、一把木椅子，占据了半个空间，屋子的另一侧象是放了一个柜橱，上面用布帘蒙着。室内简单洁净。无疑，孙毓珮的突然而至，使李庆霞又惊又喜。孙毓珮又走到厨房，这里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但仍然十分干净，灶台上放着一个篮子，里面放着一些红得剔透的柿子和一捆葱绿的菠菜。

“这些年，你是怎么过来的？我听说为了我，你……”李庆霞急切地问着，眼睛一刻也不离开孙毓珮。

“一言难尽啊。”

“你也挨了整？”

“是啊。”孙毓珮喃喃道。“你是怎么出狱的？”

“唉，文革后期，你有个同学叫王敏，她可是一个好人，是狱中的典狱长，她对我的事很了解，也知道你当时被隔离蹲牛棚挨斗的情况，她告诉我，是你平反后为我写了申诉状，又帮我办理的出狱手续，你是个有良心的人啊！看看，就听我唠唠叨叨，你快说说你的事，我愧对你呀。”说着李庆霞又抽泣起来。

孙毓珮看着这位憔悴的老人，不禁陷入了沉思之中……

那是个罕见的寒冷的冬天的早晨，刚刚从政法大学法律系毕业两年的孙毓珮走进了滨州市第一拘留所。她跺了跺鞋上的雪，又搓了搓好似猫咬的发红的手，办理完会见被告的手续，静静地坐在提审室等着。不一会儿，门吱扭一声打开了，押进一个中年村妇，她就是李庆霞。看上去只有40岁左右的年纪，满头乌发下一张惨白的脸孔，圆圆的脸颊，两只怯生生而又充满忧悒的眼睛，微翘的鼻梁，唇无血色，微胖的中等个儿，一套旧蓝花布衣已经洗得发白，脚上穿着自家缝制的横带布鞋。

她进屋后偷偷地睥睨了孙毓珮一眼，又惶遽地转向一侧，呆若木鸡地立在那里，一声不吭地等待发问。孙毓珮示意她坐下，她便默然无声地坐下了。

孙毓珮沉吟了片刻，说道：“我是法院指派为你辩护的律师，你要客观地对我叙述全部案情，对我提出的疑问不要隐瞒，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能做到吗？”

李庆霞讷讷地点点头。

“你娘家三兄弟——李庆福、李庆财、李庆源犯了罪，

你从什么时间知道他们的事儿？”

李庆霞抬起低垂的头，眼睛盯视了孙毓珮好一会儿，说道：“他们就是抢了大汽车，当了强盗，我对他们的事儿从来不知道。对了，那是上秋的时候，有一天，我到城里买过冬的东西，在公共汽车上，我听旁边几个农村打扮的乘客叽叽咕咕地说：‘可不得了啦，那天大汽车上突然上来了3个强盗，他们手里还有枪，枪口乌黑疹人，把售票员的钱给抢了，套袖、算盘都夺去了，还有他们的衣服……’回到家，我把猪肉、粉条、花布放下，就急忙赶到了我娘家。正巧碰上了李庆福，我劈头就问：‘你知道大汽车被抢的事吗？’他看着我嘿嘿一笑说：‘抢就抢呗，与我有什么相干’。过了一会儿，又说：‘是我，你相信吗？’我听了也就放心了。”

“你怎么联想到他们呢？”孙毓珮紧追不舍地问。

“一个他们是哥仨，一个是我婆家有支枪，叫什么二八匣枪。”李庆霞皱了皱眉头，象似在搜肠刮肚地想。

“你婆家的枪？不是你娘家有一支枪吗？难道还有一支枪吗？”孙毓珮认真地问。

“不是啊，是这么回事。”李庆霞沉思了一下，滔滔不绝地说起来。

那是滨州市解放前夕，市郊有个老七屯，屯子里有个远近闻名的大地主阎顺和，家资万贯，光老婆就五房，他怕家业被抢，麇集一些人凑成了一个“大排”，为自己看门护院当马弁。李庆霞的大哥哥赵志在这个大排里当头儿，整日挎着二八匣枪狗仗人势，欺男霸女，他性情暴戾，臭名远扬，

屯邻们都恨之入骨。可好景不长，滨州市解放了。赵志见势不妙，就备些盘缠，逃往国民党统治的长春，准备更名隐姓。临走时，他恹恹地把枪和子弹留在李庆霞的婆家，可是，搞土改时李庆霞婆家划成了地主，住处几度迁徙，枪藏在哪儿都担惊受怕。一天，李庆霞婆婆和她商量，要把枪藏在无知的李庆霞娘家，结果这支枪就由李庆霞在夜色的掩护下，送往了娘家。李庆霞的娘家爹一见是支枪，顿时吓得面如土色。他不敢声张，怕得罪了亲家。商量来商量去，最后挑选了一个无月的黑夜，由李庆霞和她爹把这支枪偷偷地埋在了自家院子的猪圈旁……

“政府的《枪支管理暂行办法》你不知道吗？”看见李庆霞不说了，孙毓珮问道。

李庆霞木然地点点头儿，嘴唇动了一下，没说出什么。

“埋枪时你是怎么想的？”

“埋枪时只怕交了枪，政府追问我大伯哥的下落，得罪了我婆家；扔了又怕日后我大伯哥回来要枪。”

“后来怎么又交了？”

“那是知道赵志被公安机关逮住了以后，我把枪从娘家取回来，由我公爹交到公安局的。枪是我藏到娘家的，才惹下了这么大祸，要不是有这支枪也不能摊这么大的事。”李庆霞说着，脑门渗出了一层细小的汗珠儿，说完垂下了沉重的眼皮，满脸的疲倦和无尽的自责。

孙毓珮听到这，内心感到一阵痛苦，这就是中国农村妇女愚昧无知的现状，愚昧是一切灾祸的开端和归宿。李庆霞啊

李庆霞，时至今日，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孙毓珮面对眼前朴实的李庆霞还能说什么呢？愚昧并不是一次谈话、一次讲解就可以铲除的。

“那么，李庆龙怎么知道猪圈旁有枪呢？”孙毓珮话锋一转问道。

只见李庆霞被问得瞠目结舌，最后摇摇头说：“我也不知道。反正我没告诉他，莫非，我爹他……”

孙毓珮通知把李庆霞带走后，又会见了被告李庆福，这个汉子四十多岁，瘦嘴猴腮，呆滞的双眼里流露出心如死灰的神情。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谈话，终于弄清了他知道藏枪的经过。原来就在藏枪的那天夜里，他出去解手时，影影绰绰看见猪圈旁有人影，他便悄悄地躲在柴堆后，才看清是老爹和妹妹在埋东西。第二天夜里，他悄悄地挖出这东西，才知是一支枪。后来，他在抢劫时把枪挖出来，抢劫后又把枪原样埋好，家人全然不知。他用这支枪在老七屯火车站作案时，与公安人员遭遇，枪战后逃跑，两年间，共抢劫供销社、村民、干部等人的财物10余次。

以后的数天里，孙毓珮又到拘留所会见李庆霞3次，弄清了李家三歹徒抢劫分赃与她毫无瓜葛等问题，并起草了辩护材料，她只等待着开庭的日子……

1957年7月的一天早上，穿着浅灰色西装的孙毓珮轻盈地走进了滨州市中级法院第一法庭，她和同事们打过招呼，就静静地坐在辩护席上等候着开庭。她习惯地抬头看看审判席正中上方的国徽，以及那个庄重的大法椅，虽然旁听席上

已坐了不少的人，然而人们谁都不说话，一种肃穆庄重的神圣感袭上了孙毓珮的心头。是啊，法律是神圣的，它能陶冶那些热爱法律事业的人的灵魂。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最后还要离开这个世界而去，一生短暂得如稍纵即逝的光，只有尽一点微薄的力量，做一点使社会上的人得到裨益的工作，才会活得欣慰，这就是人的价值。特别是做为一个律师，坐在神圣的法庭里，面对庄严的国徽，更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教育我们实事求是的党，对得起养育自己的人民。每当此时，孙毓珮都抑制不住激动，仿佛这是自己工作的加油站似的。她转过头看对面公诉席上是两位颇有才干的检察员，他们与自己曾多次在法庭上打过交道，她向他们会意地点点头。旁听席上业已坐满了人，各行各业的人都来了。上午9时，刑庭庭长黄淑珍和人民陪审员进入法庭，孙毓珮和公诉人都站了起来。她心里在嘀咕，一般的案子黄庭长是不出庭的，可见此案非同一般，黄庭长在大法椅前驻足并示意辩护人和公诉人落坐，审理按着法律程序开始了。

公诉人宣读滨州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时，全场人洗耳静听，鸦雀无声。“被告李庆霞，1948年春，将其夫兄赵志（潜逃反革命分子）隐藏之二八厘枪一支和子弹数十发，密送其娘家保存，以后，被告李庆福持枪单独行抢两次，后又勾结其弟李庆财、李庆源组成以李庆福为首的匪伙，自1948年起至1955年11月止，连续在老七屯一带大肆行抢农村供销社、公共汽车以及过路行人12次，现将被告之罪行列下……1955年12月初，被告人李庆霞得知赵志已被公安机关逮捕，恐怕赵供出枪支暴露其兄弟行抢的罪行，即连夜把枪取回，由其

公爹交至公安机关。特别是当被告发觉李庆福持枪抢劫的罪行后，不仅不加制止，不向政府告发，还设法掩护，向其娘家通风报信，将枪返还赵家。但是，被告李庆霞将枪支隐藏其娘家当时的动机，并非有意指使其匪兄弟行抢……”

孙毓珮认真地听着，两只大眼睛不时地眨动着，时尔做着笔录。她知道，公诉人的起诉书宣读后，就该法庭调查、举证，然后就是律师辩护了。她的神情很沉稳，既不惊惶失措，又不急躁不安。当其他辩护人为各自的被告人做了辩护后，她心慌不忙地站起身，十分礼貌地朝审判长点点头，语调和缓地说：“方才听了公诉人对李庆霞的起诉意见，我做为李庆霞的辩护律师，我想从几点向法庭提出个人的见解。第一、在起诉书中，把李庆霞从私藏枪支，到以后李家三兄弟抢劫，再后来交还枪支的情节，说成是李庆霞怕暴露李家三兄弟的罪行，显然是把李庆霞当成了抢劫团伙的共犯。我认为，李庆霞不是抢劫团伙的共犯，本庭的调查已查明，被告李庆霞的大哥哥赵志1947年潜逃长春时，遗留在家中一支二八厘枪和子弹数十发，以后赵家把枪几易埋藏地点，1948年赵家搬家时，被告人才把枪送往娘家隐藏起来。被告是怕政府发现枪支，向她追问赵志的下落，被告在主观上并没有想叫其兄弟三人用这支枪去行抢作案之目的。正如起诉中认定的：‘被告李庆霞将枪隐藏其娘家当时的动机，并非有意指使其匪兄弟行抢。’由此可见，被告人在主观上不具有抢劫犯罪共同目的，在客观上也没有参加犯罪活动，因此，被告人李庆霞不是抢劫集团的共犯，她只是犯有私藏枪支罪。第二，被告人李庆霞私藏枪支不是导致李家三兄弟犯罪的原因。

当然，这伙人在作案时使用的工具的确是被告人李庆霞私藏在其娘家的二八厘枪，这是不可抹煞的事实。然而试想一下，一个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实施哪种行为与否，是需要通过自己意志的积极作用来实现的，完全有选择的自由，犯罪行为也是如此。这就是说，在一种私念的驱使下，没有枪支的人也可能去抢劫，这就说明被告人李庆霞私藏枪支的行为，与这个匪伙抢劫行为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第三，起诉书中认定被告人李庆霞对李家三兄弟的抢劫犯罪行为‘不加制止，又不向政府告发’的问题，我认为制止犯罪行为的发生必须在实施犯罪行为之前或正在实施犯罪的过程中，而本案被告人李庆霞对这一犯罪团伙的犯罪活动何时预谋、准备、偷出枪支、何地作案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又谈什么告发呢？至于说李庆霞在公共汽车中听说抢劫一事，告发犯罪是公民与犯罪行为作斗争的社会义务，检举告发他人犯罪必须是了解案情的人，而不是道听途说的传闻，听到这一消息怎能要求被告李庆霞一定想到她的兄弟所为，向公安机关告发呢？第四，起诉认为：“被告李庆霞设法掩护、向其娘家通风报信，将枪返还赵家”的问题，李庆霞1948年把枪私藏娘家，是在矛盾的心理中这样做的，一怕交枪向她要人，二怕赵志回来要枪，而1955年12月听说赵志已被捕归案，她认为人已被捕，他的枪也应交政府，于是取回枪，在她主观上没有掩护犯罪的动机和目的，在客观上正是由于赵家向公安机关交了这支二八厘枪，经过技术鉴定才发现案发现场留下的弹壳是这支枪射出的，为这起重大案件的侦破提供了重要线索。起诉认定向公安机关交出枪的作为是掩护犯

罪的行为，这是错误的；掩护犯罪行为应当是隐匿罪证或毁灭证据，而向政府交出隐藏多年的枪支应认为是一种积极的行为，不应视为是掩护犯罪的手段。审判长，我的意见完了。”

整个法庭在孙毓珮发言后片刻寂静无声，这充分表明这一辩护是有说服力的。在法庭宣布休庭后，许多旁听的人看着孙毓珮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并投来敬佩的目光。每当这时，孙毓珮总是投以谦逊的一笑，因为她知道，对于一点点成功就自鸣得意是无知的，律师的神圣职责在于不断为真理而奋争。

翌日上午，法庭再度开庭宣布判处李庆霞私藏枪支罪有期徒刑3年，而李庆福以持枪抢劫罪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李庆财以持枪抢劫罪被判有期徒刑15年，李庆源以持枪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当孙毓珮在李庆霞即将押上囚车与她见最后一面时，李庆霞两眼流露着颓丧的目光，唏嘘地唠叨着：“枪是我的事情，要我兄弟判死刑，我不同意，我宁可自己被判死刑。”孙毓珮见状什么也没说，也没什么好说的，她只为这愚昧的人觉得心里忧郁得象个阴雨天，沉闷、瑟缩，有说不出的苦涩。

不久，李庆福、李庆财认为量刑过重而再度上诉，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但认为对其它被告人的判刑畸轻，撤消了原判发还更审。日隔不久，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再审判决，判处李庆福、李庆财死刑，立即执行，判处李庆源死刑，缓刑2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判处李庆霞无期徒刑。

按说，律师仗义执言，向法庭提出自己的建议，以帮助法官和陪审人员对案子进行正确的裁决，这正是律师制度的积极意义之所在。不要说孙毓珮的辩护词如何实事求是、如何精采，就算她说错了，那么，当法院做出裁决以后，事情应该到此为止了吧。

然而，当孙毓珮送走了浑顿未开的李庆霞的囚车以后，灾难却接二连三地向孙毓珮袭来。孙毓珮回到家里，感觉身体有些不适，她一连休息了几天。当她上班再走进办公室时，她立刻觉察到一种异样的气氛。平时和自己又说又笑的同事，都绷着脸，仿佛脸上都没有神经似的。孙毓珮心里在想，这些人都怎么了？一脸的阶级斗争。她没有多理会这些，直奔自己的办公桌前，去找自己新接的一个案子的卷宗。她翻遍了桌子上下里外，卷宗不翼而飞。在一边溜了她几眼的同学王敏绷着脸说：“毓珮，上厕所去呀。”

她俩一同走向室外厕所，在一处僻静的甬道上，王敏把愣愣的孙毓珮拉进了一边的树丛里，她看了一下树叶浓郁的四周，悄声说：“傻子，你还找卷宗呢，你休息这几天，出了大事啦，听别人说，你办的李庆霞的案子出了问题，现在正严打，听说中央又有什么新精神，你可要有点思想准备。”

“我办这个案子从事实出发，有法律根据，哪点不对？”孙毓珮生气地说着，双眉紧锁，百思不解。

“你先不要着急，等等看。”

就在那天的上午，孙毓珮被通知到了主任室。王主任是个中年男人，办事干练果断，从不拖泥带水。可今天也一反

常态，只见他一支烟接一支烟地吸着，沉默了好一阵才缓缓地开口了：“孙毓珮同志，今天，我代表组织同你谈一个问题，你要端正态度。你这次办的案子没有掌握好尺度，站错了立场，替罪犯开脱罪责，我不得不痛心地说，这是很遗憾的事情。”他停顿了一下，乜斜一眼低头不语的孙毓珮，接着又说：“这个问题我们当领导的有责任，但主要还是你要反省一下，我们都是中共党员，什么事情都得以党的利益为重，望你三思。”

“我不明白律师在那种场合应该说什么？”孙毓珮满脸通红，怒目圆睁，高声地质问道。

“你不要激动，首先应该端正态度，知道吗，小孙。”王主任的口气不容置否。孙毓珮把头深深地埋在胸前，她是后悔了吗？没有。她百思不得其解，或许王主任觉得沉默不语的孙毓珮被自己说服了，又不慌不忙地说：“今天下午要开会，你要态度好些，听听同志们的意见。”

“什么？”

“听听同志们的意见没坏处，虚心使人进步吗。”

草草的谈话，突然而至的打击，使孙毓珮理解不了，然而，做为一名律师，责任感驱使她倒想听听同志们的意见。刚出学校门不久的孙毓珮实在太天真了，她哪里会知道，这只是暴风骤雨前的一阵小风，灾难才刚刚爬进她的生涯。

这个把孙毓珮搞得晕头转向的“会议”竟开得荒诞离奇。一阵难熬的沉默过后，王主任又费力地动员了几次，大家还是沉默。

“我先说说。”孙毓珮抬起了头，顺着话声看了一眼这